杜律虞註序

建安楊榮譔

小宗圖書館藏

詩莫盛於唐而聲律之變亦始於唐蓋近體雖自徐陵庾信稍變然杜審言輩而律體遂成盛唐時作者日盛惟審言孫子美詩得其家法氣象渾涵辭語正

大出於豪縱入於謹嚴一皆本協於律而意獨超諸作蓋集衆家之長而成一家之完論者謂其有風雅之遺音信非虛語也世之學杜者多為之註率求於文字語句之間徒、穿鑿附會而子美之本意則失、蓋子美之詩長於才篤於學

情之所發神生境具初無意於文惟其無意而意已至非後學所能窺其涯涘矣有元虞文靖公嘗取杜近體百餘篇授詩傳楚辭例解之考究精當訓釋詳明於其妙處多求於用事造語之外得於虛心諷詠之餘較之諸家之註大相遠矣嗚呼子

美聖於詩者也其立意立言足為後世法然而流落於人間者亦太山一毫芒耳學者已不得其所以之全而虞公之註僅止於斯其於長篇大章又皆未及之是何註杜之難也昔黃公魯直雅喜學杜嘗欲因其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竟亦弗果夫以魯直之

才而惧於註也如此而虞公獨能為之公之用心亦勤矣是編之出學者即而誦之不煩思索而得古人之意於數百載之下是雖為註之一不多而所以資益於後學者不既多乎

嘉靖戊子冬月之吉新安吳懷保書

詩法家數

詩說

夫詩之為法也其有說焉賦比興者詩之制作法也然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有生意在上一句下承一句而後發其意者有直起一句主意在下一句乃發其意者有雙起兩句而分作兩股以發其意者有一句作出者有前六句俱若緩而收拾在後兩句者詩之為体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沉著痛快曰優游不迫詩之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

中峰堂

律韻大抵詩之作有八一曰起句要高遠二曰結句要不着跡三曰承句要穩健四曰下字有金石聲五曰上下相連六曰首尾相應七曰轉摺要不着力八曰占地步首尾兩句先須闊占地步然後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源而至矣地步若狹譬猶無根之源可立而待涸也今之學者倘有志乎詩且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沉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友以講明之若今之人治經日就月將自然有得取諸左右莫不逢原不然吾見其能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立而欲行少有不顛仆者可不謹哉

作詩準繩

破題

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

頷聯

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用事引證此聯要接破題要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

頸聯

或寫意或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
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

結句

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
句如散場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盡而意無窮

立意

要高古渾厚有氣槩要沈著忌卑弱淺陋

一鍊句

要雄偉清健有金石聲

琢對

要寧粗毋弱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忌俗野

寫景

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細密清談忌庸腐雕巧

寫意

要意中帶景議論發明

用事

陳古諷今因彼證此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
事亦當活用

下字

或在腰在膝在足最要精思宜的當

押韻

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柱礎欲其堅牢也

詩有內外意

内欲盡其理外欲盡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詩格

詩有三體

有竅有骨有髓以聲律爲竅以物象爲骨以意格爲髓

詩有四格

十字句格十四字句格五隻字句格拗背字句格

詩有四鍊

鍊字鍊句鍊意鍊格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

詩有五忌

格弱則不老成 字俗則不清 才浮則不雅 理短則不深 意雜則不純

詩有八病

平頭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七字不得與第二字同聲

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

蜂腰第二不得與第五字同聲 兩頭大中心細以蜂腰也

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所謂兩頭細中心粗也若一句舉其法首尾須避之第三字不得與第五字相犯第五字不得與第七字相犯也

大韻重疊相犯如五言詩以新字為韻者九字內若用津人字為大韻是也

小韻除本韻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也

正紐壬紝任入一紐一句內有壬字更不得犯紝任入字也

旁紐五言詩一句中有月字更不可用元阮願字此是雙聲即旁紐也

已上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杜律七言目録

一卷

紀行二首
恨別 晚發公安
述懷八首
官軍收河南北 江上值雨
撥悶 愁
即事 覽物
暮歸 遣悶呈路曹長

懷古六首

詠懷古跡五首　蜀相

將帥五首

諸將

簡寄酬贈二十首

赴成都寄嚴公五首　奉待嚴大夫

贈田舍人　奉寄高常侍

奉寄韋常侍　寄李劍州

寄馬巴州　贈韋七贊善

待崔評事不到　贈田九判官

寄常徵君　寄杜位

所思　酬嚴公題野亭

酬郭判官　和裴廸登東亭

二卷

尋訪送餞十七首

有客　客至

嚴中丞見過　嚴公枉駕草堂

王侍御過草堂　送從弟韶

贈賓少尹　送柏別駕
送侍御入朝　送韋員外
送李沁書　送王十五判官
送鄭虔貶台州　送辛二少府
送韓十四省覲　送李十一
重泛鄭監湖亭

遊宴眺望六首
曲江陪飲　鄭駙馬宴洞中
進艇　城西陂泛舟
野望　又野望

花果二首
題桃樹　野人送朱櫻

禽鳥四首
黑白鷹二首　燕子來舟中作
見螢火

音樂一首
吹笛

雜賦一首

示獠奴阿段
三卷
天文四首
江雨懷鄭典設　雨不絕
白帝　返照
地理三首
望嶽　黄草
灔澦
時令二十五首
立春　人日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小寒食舟中作
即事　暮春
病熱懷李尚書　苦熱堆按相仍
秋興八首　九日
又九日　九日崔氏莊
登高　秋盡
小至　至日寄兩院人二首

冬至　至後
十二月一日三首　臘日
晝　夜

四卷

宮殿省府六首
和賈至早朝　宣政殿退朝
退朝口號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
寺觀三首

香積寺官閣　登四安寺鐘樓
玉臺觀
樓閣橋梁十首
白帝城最高樓　陽城郡王新樓
又奉衛王　終明府水樓二首
登樓　閣夜
滕王亭子　鄭縣亭子
觀造竹橋
居室八首

卜居　堂成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簡呉郎司法　再呈呉郎
隱居五首
柏學士草堂　崔氏東山草堂
覃山人隱居　張氏隱居
南隣
宗族三首
苐觀藍田取妻子
釋子二首
留别太昜沙門　寄旻上人

杜律目録終

杜律七言註解卷之一

邵菴虞集伯生註

紀行

恨别　一意格

洛陽一别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歩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陽一作城 四一作三 日一作書

上語猶可此一聯語就不足觀矣上語特佳下語未為勝也 終於情景不穩貼未免尤故

天寶十四載禄山反至乾元二年為五年而未平将渉明年故云五六年变衰宋玉九辯云山木揺

落今変衰河陽乘勝乾元二年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于河陽幽燕思明窠穴也○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為別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其久也當草木揺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思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望雲則不坐而眠其立其卧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也末因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傾窠則幽燕平而洛陽可歸矣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大曆三年秋公移居公安冬入岳陽此詩臨發作也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跡藥餌扶吾隨所之 此一作出

明星詩云東有啓明○此詩起聯對耦而次聯不對唐人謂之偷春体次聯以野哭對鄰雞生態對物色又為就句對格言其曉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東方啓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雞鳴人哭皆在將曉之際已如昨日之曉矣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態倏然而変也今我乘舟渺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地不必繫恋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田承嗣說史朝義往幽州發兵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子於官軍又范陽節度使李懷先請降朝義窮蹙遂乃自縊而死矣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即一作却

劍外謂劍閣之外公時在蜀也襄陽公之先居後還河南鞏縣此詩久客劍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悲喜之情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泣也既悲既喜故隨看已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机所以漫爾卷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色可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即從便下四字見速歸之意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来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為人公自謂也耽樂也替代也陶謝淵明玄暉也渠指陶謝○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而且短述也故追感平生而自謂僻性喜工詩句每造語必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壮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詩篇皆漫興成之春来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船渡特以槎木浮渡而代船也亦好奇之意耳今此水勢如海可以憑檻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若思安得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必不但此短述而已

撥悶　永泰元年在忠渝作　折腰體

聞道雲安麯米春纔傾一酌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捩柂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顧值當令美味入吾脣　酌一作盞　捩力結切

抑也長當作上声讀

雲安縣名麯米酒名長年三老峽人以船頭把篙相水道者曰長年正梢曰三老初行船曰開頭○此題云撥悶而始終言雲安酒盖在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飲之以撥懐悶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峽而往豈特一醉而已定有幾巡之醉也遂呼舟師之名言我實愛汝捩轉梢柂以開船頭其捷疾如神助下峽州有何難哉然我非漫言已辦青錢准備顧舟之值當使麯米春之美味入吾口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銷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顧值皆乘舟非難之事末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捩柂此就本句對格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横　罷與疲同

盤渦郭璞云盤渦渦谷轉渦水面貌公北人而客南國故云異域渭水秦山長安山水公故鄉也虎縱横喻苛吏也○楚詞云芳草兮萋萋王孫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水泠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必止其流故云非世情戴叔倫詩沉湘日夜東流去

風韻

不為愁人住少時亦此意也底心性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如此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無賞心也草與愁生水魚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適此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鳥知此生得見與否今民已病而賦斂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即事

鶴曰詩云未聞細柳散金甲當是指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時也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元故）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師曰甘以三寸者入貢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鎮原府百泉縣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秦原路高陵縣○衆山際天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馬魚不可得甘未可食其蕭瑟可知況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宗即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馬者京師戒嚴人情洶動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斷腸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秦州而上句乃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相接續疑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可見矣前四句即物之事第三聯即身之事送聯即時之事

覽物

一云峽中覽物○大曆三年公在夔州之所作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無味）衾枕洞口經春長

興兼比格

薜蘿形勝有如風土惡幾時廻首一高歌

京兆扶風馮翊為漢之三輔公曾為華州功曹華州屬扶風潼關在華陰同在三輔之意也華嶽西嶽有華山也舟中公移居夔州移衾枕居夔州郭詩云伏枕雲安縣移居白帝城也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為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趋三輔而在潼關之内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嶽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今乃覩巫峽造天有類華嶽故曰如瞻蜀江則為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覩河華則為掾吏有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遷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而衾枕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不可久居不知何時去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應曾為憶在四字今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憶在峽中之地也

暮歸

此在荊南作者是鶴云在夔州作者非蓋桂水下在夔之南也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南渡嶺南也北歸長安也○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莫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及歸家之景以起興乃自嘆而欲南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末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称意無可往者明旦還策藜杖以出看雲而已闕舟楫非實闕也無顧值之錢故不得舟楫也鶴棲歸途所見也烏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擣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称意之懷宜乎深嘆其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矣

遣悶呈路曹長 路十九亦必為補遺同在兩省故秋云曹長也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不為佳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元興趣之極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醉一作最

夜經雷雨旦日微寒雨鸝棲枝故愁宿雨之濕群鷺高飛故喜毛翮之乾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因自嘆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十九愛人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必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也兩鸝立於樹枝堅凝不動若並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愁濕群鷺回翔振迅於空中若戲劇然故云大劇乾言其甚也

懷古 即所經之古跡有感于懷而詠之也

詠懷古跡 五首○在夔州作 結上生下格 起結畧異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莫年詩賦動江關

宋玉自建康遁歸江陵公居其故宅三峽明月巫山廣澤也五溪武陵有雄溪橫溪酉溪辰溪潕溪蠻夷所居地羯胡祿山也詞客公自謂庾信字子山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云壯士不還鄉江寒風蕭瑟言驚動江南人也○此篇公先詠所至之地後四句乃詠古跡也支離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注公意言在山東河北兵戈所起之際我嘗陷於賊奔走流離以自免復漂泊蜀西巴南天地之間但見巫山之高峻足以遊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雲山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

因迫咎南北之亂始於祿山言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使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時至今日亦且未還鄉也末以庾信自比謂哀時江南賦名重于時公在夔峽亦詩賦得名而蕭瑟遲莫之懷亦可慨也次聯接第二句三聯照應第一句結引事自比以終支離漂泊之意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黏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起夢思自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一作起一作豈

無此等詩句

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文藻文章之華藻荒臺即陽臺楚宮襄王夢神女之宮○此詩因有宋王之宅專詠宋王故始終用其事也九辯悲秋蓋為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搖落之悲風流以其標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亦吾師言其風流儒雅可以慕效而已非有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之嘆且泣惟其亦吾師故憫其蕭條而惜其生不同時故宅荒臺又指其蕭條之實跡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之見其人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能賦其夢思者乎又因雲雨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下至今指點其上之雲雨疑其果為神女之所為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

昭君詩唐人用琵琶者何啻千百語更無似此篇語者

右拗句格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曾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曾一作省

荊門路正當川峽之口昭君歸州秭歸人避司馬昭諱故稱明君又稱明妃青塚胡地草皆白昭君塚上獨青此詩亦因有昭君村而專詠昭君也言群山萬壑之間尚有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別紫宮居連朔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向黃昏猶云夜臺冥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所可記而識之者畫圖之容耳惟其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月夜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者蓋言後世畫工之所傳春風面冶容之謂逝聯以其本事結之下見怨恨之無窮也

右牙鑽格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即即生意格

照烈關羽之故伐吳為陸遜敗於秭歸步歸魚復遂崩於永安宮翠華天子旗也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御曰幸天子之殂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其廟祀也然永安宮既為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之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虛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言廟祭之事松杉而窠水鶴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祭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慕之而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 運一作福 終一作恢

宗臣開國宗功之臣先主見亮問策言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惟跨有荊益保其巖阻以待天下之變此乃三分之籌策也伊呂伊尹呂望蕭曹蕭何曹參蜀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過數升司馬懿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此詩極贊諸葛公之功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貫乎往古來今之宙乃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遺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敬肅之心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曹操既不可與爭鋒孫權又不可圖惟可跨有荊益保巖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足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其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所為當不特過此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才直可與伊呂為兄弟行葦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哉但三分之籌策盡是當時所謂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末乃言惜夫天運已移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已竟因食少事煩之勞死渭濱可勝嘆哉　右抑楊格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宮一作官

祠堂孔明廟也昭烈即帝位亮冊為丞相録尚書事成都萬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宮也亮在草廬先主凡三往乃見兩朝先主後主之朝也○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而賦之也起句問祠堂在何處可尋接句自荅在城外古柏陰森之處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閒之地少人經過也因覩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之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

武侯既出遂以討賊為已任開基濟業歴事兩君
其言曰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老
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計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
此其忠惜乎渭濱之師馬懿怯戰自守故未見大
捷而武侯死矣乃千載之遺恨所以長使英雄之
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
侯之
事

将帥

諸将　鶴曰永泰元年四月嚴武死公亦去成都此詩當在其年秋在雲安作也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塟
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
斗閑多少材官守涇渭将軍且莫破愁顏　閑一作殷

漢朝借漢言唐陵墓帝后之墓南山終南山也關
函谷關也高宗攺塟漢楚王戊太子棺槨之屬朽
盡玉魚宛然尚在沇熌行經漢武通天臺為之表
奏之畧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金盌遂出人
間長安城上值北斗故云北斗城○此詩前四首
皆責當時諸将而各有所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
亦取彼而抑此之義首篇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
掘責諸将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
之墓相對終南山而塟謂有千年之固誰料山
之反胡虜尚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也謂如昨日玉
魚猶覆塟也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盌出在人間
蓋一夕為胡人所發其禍已慘矣遂責諸将曰我見
汝方愁用兵之劳不勝吐蕃之戒嚴然汝亦曾樹
旌旆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間之貴今日始劳何用
愁乎然汝雖不用愁亦不可翫視故復警之曰涇
渭之上屯兵備戎其數不少将軍且莫破其愁顏
以私取樂倘材官失守吐蕃入關
復有發塚之慘其責辭可謂切矣

右歸題格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来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獸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結上生下格

唐張仁愿封韓國公築東西中三受降城匈奴天之驕子也至德元年回紇葉護太子率兵四千助唐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以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晉元帝中興時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之讖此肅宗起於靈武也晉國之號以其有晉水故也○此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将不能任君之憂也言昔者朔方軍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本意爲突厥黙啜狂暴乃築此城奪據其地擬遠絶天驕不使其拔漢之旌旗也以匈奴称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耳豈料今日乃籍回紇之兵以助朔方節度使乎因言回紇之兵来京師潼關之隘狹若有無中國之意幸然肅宗起於靈武中國

猶有主也然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将以何事報荅太平寵貴之恩平時以武将而荷君恩亂世則聽天子獨憂其責深矣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覔堯封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雖多預一作誰争補

田肯賀上曰秦中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可當諸侯百萬人詩云衮職有鈌惟仲山甫補之言君道有鈌而云衮鈌猶言乘輿也唐時同平章事三品之官皆得會食政事堂相國王縉也加官侍中○此詩責諸将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國用言東都向者爲禄山所破宮殿已灰燼矣長安爲禄山所陷秦関之険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尚未能

全歸安史餘党猶據鄴城則兗之封疆何處可覔此征伐之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因責諸将曰補衮宰相之任也今諸将加官内任則須聞衮戟者多然宰相制國用天下軍旅無有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椎盧龍節度王縉之臨邊也稍為可喜肯息兵屯種銷兵器以爲農具庻幾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将不可視爲法乎

右續意格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消、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前多后少格

扶桑二木相扶在海中馬援征交趾立銅柱以表蕃漢之界周公相成王越裳氏来貢其國在扶南林邑之外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明珠翡翠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所出霍光以大司馬大将軍輔政自後皆爲寵任漢侍中冠武弁大冠加璫附蟬春秋称天子為天王○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将付之度外責其虚戴高位而不爲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吕太一為廣南市船使逐刺史張體而反故交趾珠崖之貢不来越裳北交趾應銅柱而南海指海中言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所蔽而南蕃之貢珍久絶則聖朝之輿圖有鈌矣諸将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有曾為大司馬者其總兵于外也又皆帶内任而插侍中之貂然徒爾叨冒殊恩而已因復嘆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朝以圖妆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鄙之之辭也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之在巴蜀常北向京關故必回首而後見也炎風朔雪猶云炎海氷天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

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前開後合格

錦江城若錦城其江若錦水僕射中丞嚴武也朝廷之使臺在成都之北公爲嚴參謀故共迎中使也〇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将之比而今又往矣是可嘆也〇公其年去成都故云春色遂人来秋在峽中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武之幕居成都亦會共迎中使可謂親客矣遂言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鎮之節前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閒累有稱觴之樂其親客亦已久矣然今望之不可見也末乃嘆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此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鎮之則危須仗出群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也八哀詩云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簡寄酬贈二十首

將赴成都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廣德三年自閬歸成都

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来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漢文翁爲蜀郡太守剖分也符有合契一半給外一半留中漢制郡守竹使符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穴在漢中沔陽縣北郫縣人刳竹之大者以盛酒故號郫筒酒漢制郡守車前駕五馬後漢王符著潛夫論公自比也〇寶應壬寅七月嚴公歸朝公亦去成都因遊梓閬問者二年至廣德甲辰春

深處隱約情致殊妙

嚴公再鎮蜀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言得歸茅屋者自武去後成都多亂故公不敢還及今始得歸也嚴公再來閬閬之民必復還前日揖讓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公但使民如此還淳則已之久去草堂松竹荒蕪亦何恨矣況丙穴之魚嘗食而知其味之素美郫筒之酒嘗飲而憶其不用自沽嚴公舊日常至草堂其五馬亦能識小徑而今數遣書相促待我歸来矣必又將行廚具魚酒而来訪也又按成都尹本以太守而升故公用文翁五馬事稱嚴尹者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恠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爾雅曰苹之大者曰蘋故園指草堂也邊上烽警之地烽燧曰斥候比音毗近也晋山簡鎮襄陽日飲于習家高陽池上○清江白蘋春莫之物色也公計其程及到草堂猶見餘春志喜之辭也此故園指浣花溪草堂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也亦所謂反望幷州作故鄉也今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厚其歸之喜為何如也嘗遣弟占檢校草堂則云鵞鴨宜長數恐其惱比隣也柴門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延之以坐亦不為恠矣鵞鴨之群則自制之終不命其聒惱比隣也此聯預言到家之事無非喜辭末自比草堂為習家池比嚴公為山簡言嚴公不過草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況公有再鎮之命而其賞又新則俗客將自絕而比隣亦且不猒我矣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觧東西書籤藥褁封蛛網野店山橋散

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散一作送 庭一作亭

周澤一日不齋醉如泥○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竹繁不洗其景甚寒映沙亦成碧色矣橘枝藤梢無人剪伐亦交覆於行道所以過客為棘刺所傷直以出入為憂土著之人為客竹所隔亦難認其東西也室中書帙藥裹無人拈動必為蛛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在野店山橋之間以公不在草堂不相過矣未句却問嚴公肯来藉前茂草而坐我則初到家未及剪薙荒穢先判一醉以同卧於景色中也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秖憑黃閣老衰年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年一作顏

漢制丞相廳事閣曰黃閣武為給事中屬門下省分判省事故称黃閣老丹陽抱陽山人大藥譜曰紫金大丹服之化腸為筋變髓為骨自然不死○草堂芍藥必盛公詩又云乘興閒来看藥欄可見此篇言向時常沙岸苦崩不已將損及芍藥之欄故也從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為隄防以減殺風湍不使其崩沙岸也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斬惡竹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今皆不能身親為之但望嚴公使之料理而衰老之顏則欲求丹藥以養之耳蓋三年在外劳苦羸瘦之甚始信世艱故欲歸来偃息而生理則未能事之也

錦宮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来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宮一作官

無謂

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亂兵入武去後徐知道反馬援曰回首往事甘自息機總戎指武也雲鳥陣八陣圖中二陣也芰荷衣隱者之服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几在然猶不忍捨此而思歸昔者之去恐兵亂入我草堂故避之耳今我之來已恐隣人多有被兵而不存者因嘆天地許大而我乃側身於中可謂無所容矣更且懷思古人常多感慨然回首兵戈若此百念皆灰甘心自息其機之事也末承上言雖則風塵未静皆言有嚴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隱者之衣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

嚴武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時為綿州刺史而有是命公在成都望其來故云奉待也武以上元元年建丑之月受命此詩多是寶應元年正月作也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材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徼音叫境也襟一作懷○此詩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尹之命故且待其相見而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相見而成都重鎮之地必須得濟世之材如武者方稱其任也每日怪諸將郊迎不至不知嚴公隔歲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又言我之行欲出巴渝境上正及啼鶯相合之時於是出峽遠下荊門乘快舟之便也然猶遲未去成都者身老之年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也蓋平生知已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待之意亦切矣

全篇佳勝

悲感動人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一云贈起居獻納使

白雲篇必有出處
不則不成文理矣杜
公豈宜有此然此篇
總工不佳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
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
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武后初置以受四方之言謂之理匭使玄宗改爲
獻納使雨露邊猶言天邊也起居舍人從六品上
隸中書省可謂禁近也楊雄公自比也時已獻三
大禮賦又有封西嶽賦欲上也魏志孔子緒能清
談高論噓枯吹生○按獻納使知匭事起居舍人
掌起居注令田澄必以起居兼獻納故篇中專以
受言事美之而終欲因之以獻賦也言理匭之署
客遞中禁非才賢不得以任此今田舍人既畢注
記之事而退復來獻納使之司存收人所上封事
付與宮女使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啓瑣闥會朝
而入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篇者山林之士
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言獻納使之職也中
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而地分之清切也末言我
又有賦欲上專望舍人薦進然後得徹御覽推美
之意
耳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爲成都尹廣德二年三月以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此當是永泰元年公在成都作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
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遥添錦水波

那乃箇切適先爲楊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又刺
蜀彭二州又攝成都尹曹劉謂曹植劉楨也劉孝
標廣絶交論曰遒文麗藻方駕曹王○公初識高
常侍必在兖州之時故云汶上又云多年適與公

皆拜拾遺其後高乃出授節鉞入爲常侍可謂飛騰矣其宮楚蜀也雖握重兵然論名位之極猶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並驅而又過之也汲黯在朝淮南寢其反謀漢文以爲獨得頗牧不憂匈奴以此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爲有用也末言我獨爲天涯之春色催其老景惟有憶別之淚甚多錦水亦爲之增長也

奉寄章十侍御梓州刺史東川留後章彝初罷將赴朝廷公在成都作詩寄之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金章之文曰某官之章青春言其光輝也關羽爲襄陽太守又董荆州事光武取河內拜寇恂行隸潁川太守盜平竟不拜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沈約恩幸論明揚幽側垂綸公自謂也○首句言其人材之美次句喜其章服之貴領聯言其力量謀爲之大發揮其能事雖天地亦爲之回轉教習其精兵雖鬼神亦爲之驚動蓋大言之而過譽之也頸聯用先主定益州付關羽董荆州光武親征回留寇恂借潁川二事言梓州當留章彝不應聽其行也關比其任留後寇比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囑其入朝承天子訪問遺才則如甫者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云反辭以激之也有一作老猶其尚可用而恐天子疑其老矣

将赴荆南寄別李劒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劒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灧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或馬相逢定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定一作更

劍州本合州先天二年更名劍州前漢文翁為蜀州太守興學招下縣子弟由是大化李廣與弟李蔡俱為郎蔡後封安樂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岷山之江東為滄浪之水王粲登江陵城樓作賦○漢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繡衣使者同故稱使君唐之刺史則漢之郡守亦稱使君相襲耳按公寶應元年将出峽下江陵故作此詩寄別李劍州後因嚴武来作尹遂不果行此詩與奉待嚴大夫同時作也驅今古者言其高義盡今古之人與之齊驅矣如此高義而寥落遠郡久而不起亦可念矣文翁用郡守事亦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事未封應寥落之句第三聯言其赴荆南之所經下句言至其地矣末句兵戈之際再會應難我到仲宣樓上惟有回首春風以相憶耳

奉寄馬巴州

春湖不必知其為斯居與巴州之景只是言其意不在於山川隱約遊覽之間而方有功名之事也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欲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地興在驪駒白王珂地一作色

欲為新巧而失之

馬援為伏波将軍蕭何為沛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春湖洞庭也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詩云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者馬口中鳴珂以白王為之○按廣德元年公在梓州内補京兆府功曹不赴此詩次句以蕭何自比必作之於廣德元年以後盖公常有去蜀遊荆楚之志此必因不赴功曹之補将東遊而寄別巴州以馬援之勲業期之第二句自讌言無志仕矣第三句言欲去之久第四句言荆南雲水闊我將往彼矣第三聯言我終往彼垂釣不得一會巴州而別末言巴州之與不在洞庭之上而在於滿任以歸朝也○又按馬翼不可解疑是鳥字之誤今改之

原件短缺 P21—P22

贈韋七贊善 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去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風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歸一作居 去一作走 風一作雲

鄉里公與韋氏京兆人杜陵杜氏之族韋氏之族所居公自注云斗魁下兩兩相比曰三台又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勾踐既滅吳范蠡乘舟泛五湖此詩公必在荊南送韋七北歸也韋杜二族皆在京兆部內都城之南故云鄉里又云未央前韋氏多有位至宰相者故云最近魁三象而去天尺五之遠則二家所同也惟其在未央之前故云去天尺五甚近之辭也第三聯言贊善北歸則遇

滿頭玉壘題詩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按公在嚴公幕爲參謀時杜位爲行軍司馬此詩篇蓋在以前未相見時寄之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其憂也次聯憫其流竄之若第三聯兵干未息想其多憂而白頭也末聯客中寄書而傷心者不得從追昔遊也玉壘山在青城縣故黃鶴云當時上元元年公自成都赴青城時作

律詩全篇豪偉超洒而又有韻在杜老集中亦不多得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迴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向瞿塘灩澦堆 向一作過

司馬崔漪也九江洞庭也荊州路畔有一柱觀在上北人呼為木履觀○崔漪必嗜酒雖以吏部謫

為荊州司馬猶不廢杯故公憶之而專言其醉次聯問之曰洞庭湖日落之時爾在何處醉方醒如一柱之勝也必幾度醉其上也此二句見尊之當開為常開尊所以爲醉司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志但向不知已之人傾盡懷抱如我之相憶又無便使可致平安之書惟将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荊州矣○又按注家竟說九江不明惟蔡氏書傳力辨九江為洞庭湖今觀杜公寄荊州司馬而云九江亦指洞庭湖矣蓋潯陽九江乃在揚州之境荊州之東既非謫官所可到又非落日之所在耳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無一作蕪

此詩公自述其野亭之居以荅嚴公也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然本性但喜幽居也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供奉實爲冒濫今日幽棲此地釣錦江之魚乃其眞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嚴公以阮籍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逢迎之禮豈謂其疎畧哉若果然枉駕出城而来則我當除道以相待耳

酬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隨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惡繫帆何惜片時程老一作晚惡一作促

喬口在長沙縣○此詩在長沙郭判官慕公詩名而寄詩相問故酬之也言我才蒻而年老但有虛

名而已又況則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病也故留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來花開偶然有作耳然其作也況與宋人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隨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覺其生夜明也公在喬口郭在橘洲相去甚遠未又囑其挂帆一来以面論時事而去也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莫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官一作觀

官舍所種曰官梅梁何遜爲廣陵記室今集中有詩○廸聯用何遜事比裴廸言遜在楊州見東閣官梅而動詩興今廸登東亭送客逢梅而賦詩寄我亦如遜之風度遂言此時廸但對雪亦未免遙相憶也況於送客之際本有別懷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遏乎宜其賦詩来寄也然幸寄詩而不寄梅花折花来則傷我歲莫之情折来且傷歲莫如何可去蜀州同看必愈重我思歸之愁我今在江邊自對一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日夜生矣況又至蜀州而觀乎意裴詩中必有惜不與公相看東亭之梅故公之和章爲此言也

杜律七言註解卷之一

杜律七言註觧卷之二

邵菴虞集伯生註

尋訪餞送十七首

有客（一作賓至）

詩中不可無此風骨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内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麄糲腐儒飡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莫一作不）

此必遠来之客初至成都慕工部之名而求見也故公詩言幽居来見者少老而且病酧荅賓禮文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盡日延坐而以糲飯相餽見客之相親而公之安貧也末

全篇穩順而意韻亦好

乃囑其再來看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覘其誠意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閑門旋開此四句寫其幽棲之狀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沾餘瀝此四句寫其眞率之意又見公之甘貧而諧俗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底何人道有少微星　浮一作流　底一作裡

國外曰郊林外曰坰少微星乃處士之星也○川詩首言中丞以大將而少引兵從以出城遨遊閑遊而至草堂次聯言中原雖有南北之異而公得流寓於此也頸聯公以張翰管寧自比言其去朝居此不獨如翰之就蓴鱸又似管寧之避地遼東也末又以處士自居言寂寥之濱雲霧晦冥無人知有處士在此江上而中丞獨能見過其意亦良厚也矣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竹底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

微聘之義

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底一作棗

嚴公自携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廚起聯賦其饌具之盛騎從之都次聯言嚴公臨草堂者非因中使徵求之急實由嚴公禮意之厚而自來耳頸聯乃叙草堂之景飲罷徘徊遊憩看弄漁舟至於竟日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歡凡言百年乃一生終身之類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隣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佳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白屋指草堂繡衣指王侍郎皂蓋指高使君霜威指王山簡指高習池又比草堂○此詩首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又且晏起開門之時適見江鸛之浴隣雞之來即所覩而賦之也後四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既見許携酒相過高使君豈不能至草堂折野梅乎故欲借侍御之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堂而歸高為蜀州刺史故得用太守皂蓋事又用襄陽守之事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杜鴻漸大曆元年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節度使二年入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俗児之評尤非所以語詩々中本有如此戲謾而実不妨也惟恐人将来相訪又欲邀一人而遂携醞折梅為聯情多雖実而詩律大不工故病之耳

俗兒之評尤非所以
語詩、中本有如此
戲謾而实不妨也惟
恐人将来相訪又欲
邀一人而遂携醞折
梅為聯情多雖实
而詩律大不工故
病之耳

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底一作棗

嚴公自携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厨起聯賦其饌具之盛騎從之都次聯言嚴公臨草堂者非因中使徵求之急實由嚴公禮意之厚而自來耳頸聯乃叙草堂之景飲罷徘徊遊憇看弄漁舟至於竟日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歡凡言百年乃一生終身之類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隣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尚具醞酒携佳醞皂盖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白屋指草堂繡衣指王侍郎皂盖指高使君霜威指王山簡指高習池又比草堂○此詩首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又且晏起開門之時適見江鸛之浴隣雞之來即所覩而賦之也後四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既見許携酒相過高使君豈不能至草堂折野梅乎故欲借侍御之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堂而歸高為蜀州刺史故得用太守皂盖事又用襄陽守之事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黄門從叔朝謁杜鴻漸大曆元年以黄門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節度使二年入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黄閣畫麒麟

吳越春秋禹登衡山夢見赤綉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杜陵有南杜北杜杜鴻漸入蜀平崔旰之難尋表旰為節度而自還朝西征賦拖王鳴金以出入禁門潘安仁為黄門作秋興賦蟋蟀鳴于軒屏○鄉第者故鄉同姓之第非親族也起聯美杜韶次聯美杜鴻漸第三聯言韶為從叔所親愛捨舟出陸策馬隨行皆是論兵之地則在舟中觧戟之時其論可知矣而黄門之鳴王佩横金帶者乃報主之身其貴重如山豈易得而近之哉末聯因韶以美黄門言今別時猶是季夏途中莫遲回度秋空吟蟋蟀如黄門而已須早歸朝策勳以宰相而與功臣之畫此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橘亭餞竇少尹得凉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盃錦席高雲凉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難爲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何勞數趙張難應為一作應為難何一作無

主人章彝也央已也半也盡也趙廣漢行京兆尹發摘如神張敞亦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二王○前四句即橘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之飲也夫以刺史送客於野亭之上以王盃行酒而分韻賦詩其時則千橘送春其天氣則高雲生凉良不惡矣然以公衰老自傷宜其難於別而賓尹之賢名則從此入朝定有升擢也既為南京少尹必升三輔大尹故以趙張京兆之事預期之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中丞當是夔州柏貞節江陵節度衛伯玉檢校工部都尚書封陽成王其母加封鄧國太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還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
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予斑鬢總如銀（官當作宮　予一作吾）

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柏二中丞愛弟也夔州爲
都督府督歸忠萬涪渝南夔七州至德元載置七
州防禦使此五州當作七州後漢制六曹尚書合
僕射二人謂之八座漢文紀注列侯妻稱夫人子
復爲列侯稱太夫人不爲則否謝惠連靈運之弟
位杜位○都督防禦皆職按州史之境見其勤恤
民隱不得少暇故遣乃弟奉書乗舟以至江陵時
中丞新兼防禦之職必因衛尚書之力故遣其弟
致起居敬太夫人也第三聯賦別處之時景末則
寄聲杜位言我非不別示汝詩當知我向時二毛
今盡白矣亦爲若吟之故
是以少吟不別示汝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
地只謾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只一作忽　謾一作漫）

此詩言幼年相得至於壯年而後遠別則彼此無
音問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而偶爾相見即爲別
筵可勝情哉所以妬桃嗔柳爲其春色無賴之甚
偏近別筵見之而觸我愁思也○吹聯先說再會
後說今別
倒句法也

送辛員外（惠義寺園在梓州當是　廣德元年作又一絶句）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座

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前四句寫惠義寺別筵之景也隔日與諸公泛舟之遊故曰何由得言其佳會難也公與辛員外自梓州同至綿州將復還梓故云共誰來此蓋寺中之賦別而預及綿州之分手也

送李泌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廻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相一作幕

以青布為舟幔以堊塗舟也晉天文志老人星在弧南一曰南極以言李公往長安三台星名杜居三公之位也○此詩杜鴻漸自蜀歸朝辟李泌書入幕杜蓋先行李追赴矣詩言秘書乘舟而下適遇峽江秋水之盛天地為之回轉其行故甚疾也但見峽石巉巖而上出楓樹懸崖而生則俯聽落葉之聲船櫓向後而直搖岸傍之菊則背指其花開之處此寫其乘濤順流道路所經之景也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以南極朝北斗比李入自南方而至長安也望五雲之中三台星比其杜相公之所在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材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怯頻頻勸酒盃 須一作深

大家上唐佐切下音姑曹世叔妻斑彪之女號曰大家子穀為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煬帝以錦為帆竹笋孟宗事江魚姜詩事○首句以曹大家指王判官之母隨子而回第二句見其東行为乘舟也次聯遂即母舟行之景借泣竹躍魚二事變化言之見其奉母之至也第三聯言别意雖不自堪然此艱危之時深賴判官之材有以濟之使幕之辟不可留也末則恐其别後音問之少而深致餞之般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别情見乎詩 虔初歸于祿山授虔水部郎中虔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並囚宣陽免死貶台州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樗散二字出莊子言不合世虔喜書常獻詩畫明皇御批號爲三絕邂逅適遇之義端猶因也○此詩首慨其材非世用而又老矣不過能飲能畫今又遠謫已為可傷且將老死於復平之世尤可悲也惟其戾譴故蒼惶就途公又往餞不及此後雖欲相期而會無由矣故末句直期地下之相見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比興体

逍遥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際日短江湖白鴈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此一作別 能書一作

常能一際一作
裹㞐一作髮
北史韋瓊號逍遥公賦别故分手而御涕也○此
韋二盖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聮爲直致語
次聮嘱其頻附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
詩公以前輩自居故後四句但言世乱身衰而重
以離别
為愁耳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開合体 变中之变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第
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黄牛峽静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徵此别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徵一作稀

此篇爲韓十四乱後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也
言亂世不見有人戲綵以娛其親因歎人間萬事
不然如我之弟妹已不能為一家而韓之往江東
也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第三聮而言韓往江東
自峽中出江陵所經水路之景末
乃嘱其自加慎重還鄉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媿尚方曾賜
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
晚收李杜齊名眞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竟一作境

至德元年以同谷縣置州後廢此用王喬飛舄事
尚書官屬得賜履公為員外尚書郎故云王粲登
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以少留膠漆陳雷
事杜密坐党事免歸與李膺俱坐時人稱李杜後
有李固杜喬故也○公在康州同谷縣與李銜相
處乃乾元二年也今復會於洞庭之上逆計之已

詩人全不及題中人

十二年矣別後公嘗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在尚方賜履之列然不得登朝以受其賜故云遠媿而尚又嘆其尚留他鄉也境字疑是竟字今改之第三聯言公與李久交之情雖陳雷膠漆之喻亦雖比並而公乃一失拾遺之後辱在泥塗遂不為朝廷所用上句應起聯末用漢之李杜相比雖云忝竊實見其名行相次雖於一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憂愁也

宇文鼂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宇文或石首縣令也尚書李之芳也崔司業及尚書未詳其名鄭監名審其宅前有湖公於李公方筵中既聯句以餞宇文或又與鼂或泛湖以叙別也○舊註云此題不可解

郊非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

浦葛巾欹側未回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寅緣

此詩言鄭監郊居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惟門外之湖則春來水長可通舟楫故令夏月猶可泛至秋冬則水涸而幽寂次聯言餞宇文欲為淹留之計復乘舟出浦而泛此湖雖客醉巾斜猶未肯回舟也第二聯賦湖中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日遊鄭監之湖亦相續不絕也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寅緣連絡也又循也

遊宴眺望六首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無來由而陞有情景此杜公過人處

雀啄江頭楊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

瀟洒飄蕩

不過不欲為主家革
美鋪寫之格每体其
体至于如此都不是
詩矣

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
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才一作文

此篇第五句云近侍即今難浪跡言不容浪漫則跡於其間罷拾遺明甚次聯言我白髮之生非關春事且陪鄭丈盡飲皆戀曲江物華耳物華指起聯二句也頸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然不免無家則祿仕豈容已乎言須更受一官故末聯又勉鄭丈出仕未須隱也謂我白頭者猶欲仕況丈人之強健者哉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皇甫淑妃生臨晉公主下嫁代國長公主之子鄭潛曜也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 其用意豈不幸都可謂過矣
薄冰漿碗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
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青琅玕竹色似之風磴登涉之道巖險也秦樓弄王事鄭谷子眞事〇此詩前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貴氣象自可見也煙霧霏微簟紋青滑洞中深杳故也酒濃而見琥珀盃之薄冰冷而疑瑪瑙碗之寒非貴主陰洞之事何以居此公初覺其陰寒誤疑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是不知已涉風磴在雲表陰霾之間矣因自覺得附馬洞中乃秦女鳳樓之比非若子眞之谷口故時聞佩玉之聲清亮可愛又豈草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卧北窗晝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帶芙蓉本

自雙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罌無謝玉爲缸卧一作坐

此詩公因與細君泛小舟而作雖第三句見題而首尾為進艇之事言其留滯蜀中辱於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輙傷神而偃卧因欲遣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看稚子之浴且以眼前妻子相聚為娯而已蝶之相随花之並蔕雖指進艇時所見然其意實比夫婦同舟所謂興而比也未言以茶為飲以蔗為漿随所居而携在舟中且以瓷罌盛茶與漿其潔白亦不讓王缸之盛酒也始則傷神今可以怡神矣又按公乞大邑瓷碗詩言其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宜其必不讓拾玉缸

城西陂泛舟即渼陂也當是天寶間在長安所作前三聯皆平起自是一格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

二句好

創體

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

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不成詩語

庾信賦鐵軸牙檣吳并寧以錦牽船歌扇以扇自障而歌謂之歌扇○此詩首言歌姬管籥之倫次言牙檣錦纜之侈在樓船可望不可親也悲遠天声聞于天也自信其動徐看其麗者也末聯雖寫實事然在樓船上數見小舟蕩槳而來亦甚風度信可樂也酒如泉因左傳有酒如池有酒如澠之文而立意也

野望鶴曰寶應元年十一月公在射洪時所作也　变字格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

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

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緑目極傷神誰爲携

金華山涪水在射洪縣越嶲郡漢所置嶲悉安切蜀郡廣漢犍爲謂之三蜀巴渝二州名馬援征五溪蠻五溪西辰巫武沅等溪也射洪梓州屬縣也○首句言公之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而其地少寒故仲冬始有凄凄之景也次聯申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之大涪江分派末流之遠獨鶴飢烏亦望時所見風日凄凄天色已冷故問鶴何事而舞覺得烏飢欲啼也酒煖乃色緑射洪寒輕故此時仍緑而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爲我持一盃酒至此而飲乎○又按第二聯出首句山水二字又與立春吹笛二首同格也

又野望 在成都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内風塵諸第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莫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遲莫晚遲之意涓埃小流細塵也○此篇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搶攘同氣乖違而一身遥客如此衰老多病官位不顯略無報主之效聊欲出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條適以增其傷感也

果實二首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餧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戸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欲何爲者

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共一家五一作三餒一作餽共一作正

此詩疑是公再至草堂之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興故題云題桃樹言升堂之徑舊時直入不斜五株桃樹一任遮過此徑人自行其下今樹愈繁往來之人遂由斜徑而升堂因言舊時桃實皆聽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垂簾當戶每通乳燕心甚宜之兒童之戲有慈鴉来止亦莫任其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言之第五句則應首句升堂言也末聯感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有家家寡婦處處群盜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混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嘆者桃樹而已

野人送朱櫻

亦有一種風味但不工耳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詩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也自紅其送餽出於野以竹籠盛之又滿其中則非以為貴也惟其滿籠所以細細寫出至於數回恐有觸破傾出雖多怪其勻圓如許之同第三聯遂憶往時任拾遺之時同省臣之賜擎出大明宮多少光榮豈比此野人之贈哉因感君恩遂言今日王食亦不知有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宜自寬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也矣

禽鳥四首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耿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咏物如此二詩拙劣之甚

雲飛王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韝鵬礙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

心力破序言思秋之甚也韝臂捍也馬援曰狡兎所以免死者有三窟也○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王之立高遠潔白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奇毛不肯深藏恣意遠遊翻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者只教竭其心力終不可得衆人何爲欲以羅網求之耶或疑干人當作千人言此鷹在野求之者何至於千人之多也本是野鷹不受人招呼故云一生自獵且知其無他鷹可與爲敵故百發百中愈矜其能耻於下人臂韝之上以馴養也此聯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末聯如大鵬之翼飛礙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有兎穿三窟之內則不必深憂矣言其搏擊猛鷙之甚但不能穴地之深矣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是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是一作覺一作各

鴈門有紫壚城草皆紫色虞人掌山澤之官鴻鴈春北秋南○此篇詠黑鷹也鷹黑如墨世所絕少故云不省人間有猶云不想有此物疑其自北海外而來盖北方純陰水色黑之地故產此黑鷹也

從北極來故超越寒塞之外而宿陽臺虞人自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亦虛施其巧而已臘盡春生之後向北而歸則南鴈之北向者同途必爲所猜而不敢同飛末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爪目實非凡鷹可比亦徒有所嘆羨而已○又按白鷹常有故結語猶爲抑揚之辭黑鷹不常有結語深致嘆美之辭耳

燕子來舟中作　開合變格 變中之不變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語意妙　四字又佳　咏物聯中如此我非曲是可人

公大曆四年自岳陽之潭州五年猶在潭寄在舟居○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潭兩見春燕然舊日在家燕子入我故園曾認我爲主人矣今在舟中不可相依恃因社後遠來看我一度第三聯以燕之寄人居室比己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末言暫來舟中又惹落花而去益使我傷春之暮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底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入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底一作裏

此詩言初見螢火飛有一螢從疎簾而入又入坐人衣襟而明忽然飛遍屋中覺琴書冷靜復出簷外則有數點亂若星宿之稀疎却入傍井欄而漸添多矣其偶然經於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

也以上亦自寫其出入動静之狀末則言客居衰老見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火之時果能還歸故鄉與否也

音樂一首

吹笛　字應格　正中之變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借劉琨吹笳解胡人之圍事桓伊征南將軍善笛曲名折楊柳○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第二句也堪北走者胡兵聽此聲必動鄉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南征者因此笛聲之巧而思桓伊之善弄也然武陵一曲未有所考疑或是馬援南征武陵曲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雜賦一首

示獠奴阿段　獠音老西南夷名字亦作獠公之竪子也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稺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囘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絶不成語

蘇曰陶侃得胡奴不喜言語一日隨侃出郡胡僧見而驚禮曰此乃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此因獠奴有入山取水之勞而示詩以奬之也言山陰日曛之際連筒之泉散流甚細故城

中人但争取餘瀝而回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取水獨不聞其與人争也至於三更去猶未回故公有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忽聞一注之聲來自高山青雲亦爲沾灑之末用胡奴事美其夜深獨能入山而取水也